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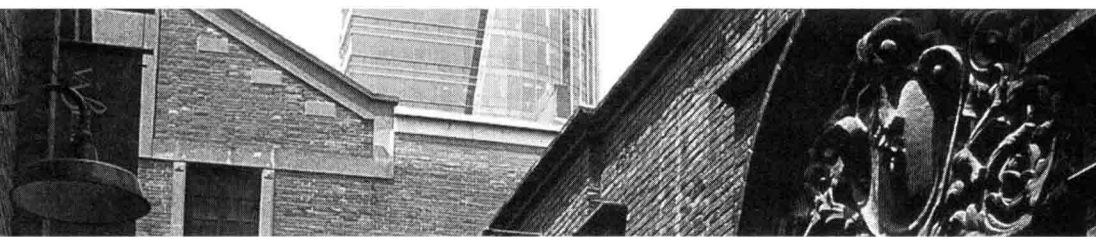
上海， 不能抹去的记忆

这些用记忆书写而成的故事
或惊心，或温情，或美好，或平实
他们的灵魂汇聚在这座叫“上海”的城市中

许云倩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公司



上海，不能抹去的记忆

许云倩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上海, 不能抹去的记忆 / 许云倩主编.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ISBN 978-7-208-12721-0

I. ①上… II. ①许… III. ①报告文学-作品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98696 号

出品人 邵敏
责任编辑 林岚 汤淼
封面装帧 汤靖



上海, 不能抹去的记忆
许云倩 主编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shsjwr.com)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世纪文睿文化传播分公司
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17.5
字数 280,000
版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12721-0/I · 1325
定 价 35.00 元



上海世纪文睿文化传播公司 出品

朝花夕拾的追寻

徐锦江

《朝花夕拾》名自鲁迅。

《朝花》办《夕拾》其意不待多言。

《朝花》副刊创自1956年，迄今58载，出刊7000多期，是《解放日报》一个历久而弥新的优秀品牌，但随着大时代的变化，特别是互联网大潮的澎湃而至，传统报纸副刊何去何从，值得深考。

2012年，我们有了在《朝花》大品牌下，将其根据不同受众再行细分的考虑和尝试，除了原有《朝花·综合》外，我们又新推出了《朝花·夕拾》和《朝花·评论》，并调整《朝花·收藏》为《朝花·品艺》。2014年，我们又顺时而为，推出了“朝花时文”新媒体微信公众号，让《朝花》再添新蕾。

《夕拾》是《朝花》在传承中创新的一个重要部分。思路确定后，人才是决定因素。文艺部高级编辑许云倩担纲了此版的组稿编辑任务，小许编辑技艺精湛，她负责的“连载小说”一直是《解放日报》为人称道的高水平名栏，凭她的丰富经验、文学功底、专业素养和一丝不苟的负责精神，要么不做，要做就一定能做好。

不久，她就拟好了发刊词：“并非每一个人生都会在历史的驿道上留下辙印。在后人称之为‘历史事件’或‘历史瞬间’所发生的那一个当下，亲历者却未必具备那一种主观自觉，意识到自己之作为所蕴涵的特殊价值。他们中的多数，只是在命运偶尔垂青于他们的时候，承担起了各自的‘天赋职责’。而在今天，当他们回首往事时，我们却能以‘后知者’的清晰，分享他们的遥远故事。”《朝花·夕拾》于2012年7月16日藉中共二大90周年纪念日正式上位。首发篇即是反映二大召开过程的《风云翻卷上海滩》。在将近两年的《夕拾》版上，也正如小许发刊词所写的那样：“以发

自内心的真诚和尊重，向读者呈现一幅幅真实的历史画面，让美好的文字，带我们穿越回那‘朝花’盛开在晨曦中娇艳欲滴的绝美瞬间。”其中《1976，中央工作组空降上海》，将上海人民都曾经经历过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时刻由表及里地重现于文字；《储蓄所门前的枪声》《归去来兮的“打电话的少女”》《追踪神秘的“敲头幽灵”》所叙述的故事，都是当时震惊整个上海的社会事件；《高桥海滨浴场的民国记忆》《“好事只愁天妒我”》《南京路“四大公司”的传奇故事》等，是上海的民国故事，有些已经淡出了今人的记忆，却是海派文化极为重要的一个反映；《“二万户”的温暖记忆》《上海工人文化宫的美好回忆》《文化广场的那些年与那些事》则是为我们讲述了新中国建国之初那些美好温馨的往事；《金敬迈与〈欧阳海之歌〉》再现了一本书及其作者跌宕起伏的命运，令人唏嘘感慨；《万泉河水清又清——〈红色娘子军〉的幕后故事》，却是叙述了一出芭蕾的诞生和延续。

为了这些故事的刊出，小许可谓呕心沥血，有时候，八千、一万字的长文要删到五千字的版面容量，既要尊重作者，保持原味，又要在方便读者中不放低要求，小许甚至到了粒粒珠玑，惜墨如金的地步。功夫不负有心人，作为一个好编辑，这些按照报告文学要求编辑出的报道有许多上升到了“作品级”，其中《风云翻卷上海滩》和《消失了的“情人墙”》两篇先后获得2012和2013年度的上海新闻奖报纸副刊作品一等奖和二等奖。

每一个故事，都是一个精彩的历史片断，尤其是一些当事人年事已高，记忆力日渐衰退，《夕拾》的文章将他们的回忆收集并以文学的形式再现，可以说是一种拯救工作。朝花夕拾的意义也在探索中不断显现，与互联网的碎片化浏览相比，报纸的阅读性传播更加深入，针对浮躁，年长的读者可以在追寻和重温历史一刻中获得一份定力，年轻的读者也可以藉了解一段不了解的前辈往事增加一份厚重。将这些具有浓郁上海特色的故事和人物发掘并保存，是让后人真正读懂我们所在的这个国际大都市来龙去脉的最好方式。正如后来“夕拾版”也参与其中的“上海，我的1949”口述实录大型报道活动所彰显的意义：还原历史是为了发现价值，替历史存档是为了启迪未来。

现在，《夕拾》的追寻能够汇聚成册，令人十分欣然和安慰。

是为序。

2014. 秋



目 录

惊心回眸

1976，中央工作组空降上海	冯 乔	2
建国初期沪上的一场谍战	李 动	11
智擒暗杀陈毅的刺客	李 动	19
储蓄所门前的枪声		30
——建国后上海第一宗持枪抢劫银行大案侦破记	章慧敏	
31年的无悔追踪	李 动	39
追踪神秘的“敲头幽灵”	刘 翔	50
归去来兮的“打电话的少女”	刘 翔	58

海上回声

上海闲话讲得来		68
——“阿富根”节目的几起几落	冯 远 冯 乔	
晨星是你机敏的眼睛		76
——广播剧《刑警803》幕后故事	瞿新华	
金敬迈与《欧阳海之歌》	冯 乔	85

“文革”后全国首篇报纸连载诞生记	96
——忆《浦江红侠传》写作前后 阿 章	
向前，向前，向前	105
——郑律成与丁雪松的红色恋曲 冯 乔 冯 远	
万泉河水清又清	114
——《红色娘子军》的幕后故事 冯 乔 冯 远	
寻找当年捐赠望远镜的小姐妹 刘 翔	123

温情定格

“二万户”的温暖记忆 张姚俊	132
上海三条街的辉煌往事 张姚俊	140
消失了的“情人墙” 沈 扬	148
上海工人文化宫的美好回忆 朱海平	156
文化广场的那些年与那些事 张姚俊	164
一张护照敲开国门	173
——1977年邓小平亲自批示一张私人护照始末 章慧敏	

民国往事

- 未完成的“大上海计划” 许云倩 184
- 高桥海滨浴场的民国记忆 李 红 195
- 南京路“四大公司”的传奇故事 张姚俊 203
- “公真第一人” 211
- 写于宋教仁被害及去世 100 周年 徐甦民
- 那些年，他们的爱情 219
- 瞿秋白与杨之华的婚恋往事 陆其国
- “好事只愁天妒我” 227
- 郁达夫、王映霞的上海往事 陆其国

海风百年

-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一个半世纪的强国梦 秘 薇 徐 烜 238
- 提篮桥监狱的百年沧桑 张姚俊 246
- 上海滩车牌往事 章慧敏 255
- 1979，上海，广告归来 袁念琪 264

惊心回眸

1976 中央工作组空降上海

建国初期沪上的一场谍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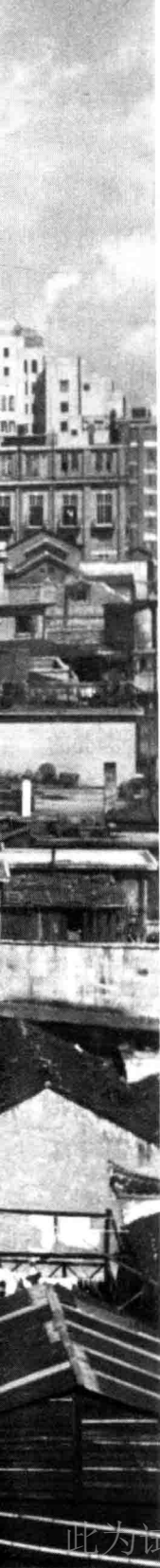
智擒暗杀陈毅的刺客

储蓄所门前的枪声——建国后上海第一宗持枪抢劫银行大案侦破记

31年的无悔追踪

追踪神秘的『敲头幽灵』

归去来兮的『打电话的少女』



1976，中央工作组空降上海

冯 乔

1976年10月8日，有人在北京用暗语向上海打电话，“我老胃病又发了”、“阿拉老娘心肌梗塞”。“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十分敏感，猜测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北京发生了宫廷政变”。他们连夜设立秘密指挥点，调集民兵，发放武器，架设电台，对抗中央的武装叛乱一触即发。俗话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10月20日，开国上将、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率领中央工作组空降上海，擒妖降魔，打了一个漂亮的闪电战。

老马迷途与热锅蚂蚁

1976年10月7日早晨，中央政治局玉泉山紧急会议结束后，上海市委主持工作的书记马天水 and 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突然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被通知速去北京开会：“今天上午，中央办公厅派出专机去接你们来北京，有事情谈。具体时间专机到了上海机场降落后，他们机组人员会跟你联系。”



1976年上海市委部分领导：左起彭冲、苏振华、倪志福、王一平、车文仪

这一回，号称“老马识途”的马天水却迷路了。临行前，马天水在康平路上海市委学习室里，匆匆召集徐景贤和王秀珍两个人商量。马天水提出疑问：“这次和往常不同，中办直接通知了警备区司令周纯麟，而不是由我们转告。”

徐景贤接着说：“是啊，前几天我还跟春桥同志有联系，春桥同志说了，中央最近没有什么会，不会开什么会了，怎么突然又要开会呢？这个会讨论的是什么呢，我们都不知道啊。”

王秀珍也说：“再说中央以前要开会，都得跟我们上海打招呼，事先要有准备的。要准备什么材料，而这一次什么都没有。”说话间，他们就产生了一系列的怀疑。

徐景贤，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原为上海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王秀珍，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原为上海国棉30厂技术员。

马天水决定，赶快开个常委会，再把这个情况跟常委通报了。常委们也有同感，有点反常。

徐景贤、王秀珍紧张地跟马天水说：“你一到了北京，两个小时之内，就一定要跟我们来电话，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

中央第一批打招呼的是4个省、市（江苏、山东、湖北、上海）和3个大军区（南京军区、济南军区、武汉军区）。7个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都集中住在京西宾馆。中央有规定，来了以后，大家不准跟外界联系。

上海这边有人就着急了，四处打电话询问：“怎么和马天水说好了，两个钟头之内来电话，结果什么也没有。”他们就给马天水秘书房佐庭打电话。房佐庭要马天水接电话，马天水不接。因为中央有规定，他也不敢随便接。

10月7日下午，中央召开第一批打招呼会议，对部分省市和军区负责人宣布，已经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抓了起来。

马天水一听，脑袋就发懵了。

10月7日整天，在上海的“四人帮”余党没有打听到任何消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一号指挥点在丁香花园

10月8日，“四人帮”上海余党派出的耳目，终于陆续发回了“四人帮”出事的消息。

马天水秘书房佐庭打电话来说：“我的老胃病又发了。”徐景贤他们都知道，房佐

庭没有胃病的，怎么老胃病发了？

全国总工会负责人金祖敏的秘书缪文金去了北京以后，加了一句：“我娘心肌梗塞。”

公安部的内线还传来这样的消息，“人都集中了，锁起来了，不能动了。”

这几个电话，把上海搅得天昏地暗。当天晚上，徐景贤等人焦躁不安，召开了密谋武装叛乱的第一次会议。他们商量，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要对着干。准备撤销康平路这个点，分两个指挥点。一号指挥点设在华山路丁香花园，由徐景贤带领，指挥全局。二号指挥点由王秀珍带领，地点定在南京西路的市民兵指挥部，后来为了隐蔽起见，王秀珍带人又转移到了东湖招待所。这一晚，他们也演了一出戏——“狡兔三窟”。

徐景贤当天晚上下达“手令”：“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3500人集中，31000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

王洪文在上海多次说过“要警惕修正主义上台”、“要准备打游击”、“打巷战”，公开建立了直接受他们领导的“上海市民兵指挥部”。王洪文多次视察民兵装备，带领民兵训练。他们动用地方经费3000多万元，私造了大量武器。在毛主席病危通知后的第二天，他们就通知马天水把库存的几十万支枪发到基层民兵手里，随时待命。

上海市民兵指挥部，在江南造船厂和中国纺织机械厂设立两个秘密指挥点。黄浦江畔，群魔乱舞，对抗中央的武装叛乱一触即发，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玉泉山确定中央工作组人选

10月10日，中央对上海采取釜底抽薪的紧急措施，把徐景贤、王秀珍叫到北京，敲山震虎，打乱“四人帮”上海余党的阵脚。

但是，他们中的骨干分子仍在上海四处活动。留守上海的一帮人，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到“四人帮”确已被捕。他们作孤注一掷的准备。

1976年10月12日，华国锋在北京玉泉山召集了政治局会议。华国锋认为，现在看来，“四人帮”的这些余党，他们已经不能够控制上海了。我们再去人就会出大乱子，我们一定要想办法，马上派人去解决这个问题。



1976 年在上海锦江饭店留影，中立者为苏振华

派谁去呢？叶剑英说是派去的这个人，一定要不论是在军队，还是在地方，都能够压得住台的，这样才能够把上海稳住。叶剑英略一思忖后说：“我看苏振华同志堪担此重任。”为什么呢？他就讲道理了，苏振华既有作战的经验，身经百战。他又在贵州当过省委书记，地方工作也干得很好。

推荐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振华到上海，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苏振华对“四人帮”的斗争很坚决。

早在 1975 年 6 月 5 日，苏振华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反映了“四人帮”问题。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的家在北京友谊里海军大院，一墙之隔，就是江青等人住的钓鱼台。他们之间近距离的冲突不可避免。苏振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敢当面顶撞江青。

在抓“四人帮”之前，中央军委常委苏振华按照中央主要领导指示，在北京郊外怀柔水库找了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谈话，又和总参王尚荣副总长谈话。苏振华还执行叶帅交办的一项任务，布置海政保卫部的老部下去东海舰队，查扣一个给“四人帮”写效忠信的干事。

第二位人选是倪志福。可当时他的身体状况并不是最好。华国锋说：“‘四人帮’和他们的余党不是说王洪文是工人阶级的‘领袖’吗？他是什么工人阶级‘领袖’，我们要派一位真正的工人阶级领袖去。”

倪志福是上海人，是发明“倪志福钻头”的著名的全国劳动模范，有长期工会工作经验。李先念说：“我赞成倪志福同志去，他既是上海人，又是有创造发明的劳动模范，在工人群众中威望高，而且有治理地方工作的经验，是工人阶级自己的领袖。”

中央领导认为，最好能从江苏调一位同志去上海工作，在江苏的彭冲曾经被“四人帮”整得够呛。如果派彭冲去，上海将来建设当中遇到很多问题，一定会得到江苏的帮助。

所以这样组成了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为核心的中央工作组。

10月13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到了上海。他们在市委常委会上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的情况。王洪文的小兄弟知道大势已去，再发动武装叛乱无异于以卵击石。这时，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已经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上海。

专机突然降临上海虹桥机场

1976年10月20日上午10时许，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身边的工作人员，突然被召唤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开会。参加会议的总共有18个人，有苏振华、倪志福、彭冲3位领导，还有林乎加（经委）、严佑民（公安部）、车文仪（海军）、毛联珏（北京）等各单位负责人。苏振华在会上说：“这是在特殊情况下执行的一个特殊任务，为了保密起见，事先都没有告诉大家。虽然在北京粉碎了‘四人帮’，但是上海情况还是很紧急，有的人想发动武装叛乱，这个权还掌握在他们手上。中央决定组成工作组马上要去上海。”

当天下午13时，中央工作组18个人在北京南苑机场集合。16点46分，中央办公厅通知可以起飞。中央指示，为了防止“四人帮”余党狗急跳墙，专机行程保密，不通知上海市委。

朦胧暮色中，专机降落在虹桥机场1号停机坪。苏振华保健护士周亚非记得：“首长对大家讲，都坐好，先不要动。”原来是等东海舰队的车来接。不一会儿，海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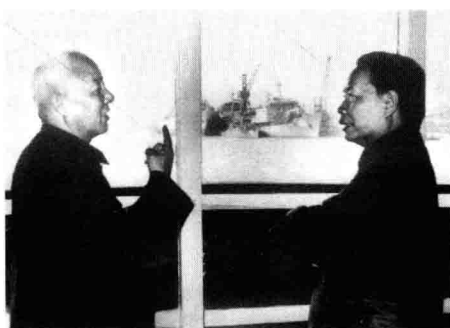
的车鱼贯而入，海军上海基地司令员杜彪、政委康庄带着警卫人员来迎接首长苏振华。

这时候，虹桥机场正处于严密的戒备状态。专机到达前的50分钟，有人听到风声，抢先一步来到机场，对专机进行监视。后来知道在机场蹲守的人，是上海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和上海市委警卫处长康宁一，但他们又不敢上去盘问。

苏振华带领中央工作组，在海军的护卫下，迅速驱车离开虹桥机场，没有去市中心，而是一路向东北方向，开到了水电路的海军上海基地，叶帅要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牵头到上海，就考虑安全因素和海军的便利条件。如果遇到危险，有东海舰队保驾护航。



1977年在上海，苏振华与倪志福同志在机场



1977年苏振华与彭冲同志在上海

海水就是要冲冲龙王庙

10月20日晚上，中央工作组到达上海。苏振华，曾经指挥带领二野第五兵团打过长江，一直打到大西南的著名将军。如今，他以军委常委的名义挥师上海。在水电路海军基地设立了临时指挥部，连夜召集了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和驻沪陆海空各部队负责人，了解情况，进行布置。

次日凌晨3点，苏振华秘书丑运洲打电话通知马天水到水电路来开会。此所谓，海水就是要冲冲龙王庙。

苏振华警卫员朱明章回忆说：“因为苏振华他们都在海军招待所的楼上，就叫马天水上楼。马天水的警卫员也要上，我们在楼下就挡住他了。那个警卫员说，马天水的安危谁负责。我说，到这里来，用不着你负责了。他偏要上。我发火了，你再闹，我们就把你枪给收下来了。他看到这个情况就不吭声了。”